

*The Study of Minority
Languages in China: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中国民族语言学论纲

王远新 著



The CUN Press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中国民族语言学论纲

**The Study of Minority Languages in
China: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王 远 新 著

Wang Yuanxin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Th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ress

〔京〕新登字 184 号

责任编辑：柯 彦

封面设计：吴 明

中国民族语言学论纲

王远新 著

*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郊白石桥路 27 号)

(邮政编码：10008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密云胶印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7.5 印张 180 千字

1994 年 7 月第 1 版 199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3,000 册

ISBN7—81001—900—7/H·60

定价：7.80 元

目 录

绪 论 中国民族语言学的地位	(1)
一、“民族语言学”释义	(1)
二、民族语言学在中国语言学中的地位	(5)
三、民族语言学对发展普通语言学的重要性	(9)
四、民族语言学的社会文化价值	(12)
第一章 民族语言学的历史传统	(14)
第一节 古近代民族语言研究的特点	(14)
第二节 现当代民族语言研究的特点	(30)
第二章 民族语言学的描写研究范式	(38)
第一节 民族语言描写研究的特色	(40)
第二节 民族语言描写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58)
第三章 民族语言学的历史主义范式	(69)
第一节 民族语言系属问题研究的特色	(71)
第二节 民族语言史研究的特色	(92)
第三节 历史语言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99)
第四章 民族语言学的跨学科研究 (上)	(119)
第一节 语言学与民族学、民族史的结合 ...	(120)

第二节	语言学和宗教学的结合	(128)
第三节	民族语言学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 ...	(142)
第五章	民族语言学的跨学科研究(下)	(148)
第一节	民族语言的使用及双语问题	(149)
第二节	语言影响与语言的发展变化	(153)
第三节	语言关系与相关语言学	(165)
第四节	社会语言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168)
第六章	民族语言学的人文主义范式	(175)
第一节	民族语言学的人文主义语言观	(177)
第二节	民族语言学的人文主义方法论	(190)
第三节	民族语言学人文主义研究亟待加强的若干 方面	(202)
第七章	当代民族语言学的反思与前瞻	(210)
第一节	当代民族语言学的若干反思	(211)
第二节	21 世纪民族语言学的展望	(228)
后 记		(231)

Contents

Introduction The place of ethnic linguistics

- (1)
- 1. Explaining the term “ethnic linguistics” (1)
- 2. The place of ethnic linguistics in the field of linguistics
in China (5)
- 3. The significance of ethnic linguistics to the develop-
ment of general linguistics (9)
- 4. The socio-cultural value of ethnic linguistics
..... (12)

Chapter 1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s of ethnic linguistics (14)

- 1.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y of minority languages in
pre-modern times (14)
- 2.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y of minority languages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times (30)

Chapter 2 The descriptive aspect of ethnic linguistics (38)

1. Characteristics of descriptive studies of minority languages (40)
2. Several issues in the descriptive study of minority languages (58)

Chapter 3 The historical aspect of ethnic linguistics (69)

1. Characteristics of genetic studies of minority languages (71)
2. Characteristics of research on the histories of minority languages (92)
3. Several issues i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research (99)

Chapter 4 The inter-disciplinary aspect of ethnic linguistics: Part I (119)

1. Ethnology, ethno-history, and linguistics (120)
2. Religious studies and linguistics (128)
3. Methodology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ethnic linguistics (142)

Chapter 5 The inter-disciplinary aspect of ethnic linguistics: Part II (148)

1. The use of minority languages and bilingualism
..... (149)
2. Language contact and language change and development (153)
3. Language relations and “relations linguistics”
..... (165)
4. Several issues in sociolinguistic studies (168)

Chapter 6 The humanistic aspect of ethnic linguistics (175)

1. The humanistic theory of language in ethnic linguistics
..... (177)
2. The humanistic methodology in ethnic linguistics
..... (190)
3. Several aspects of humanistic research in ethnic linguistics that need strengthening (202)

Chapter 7 Reflections on and prospects of contemporary ethnic linguistics... (210)

1. Reflections on contemporary ethnic linguistics
..... (211)

2. The prospects of ethnic linguistics in the 21st century	
.....	(228)
Afterword	 (231)

绪 论 中国民族语言学的地位

一、“民族语言学”释义

在中国大陆，“民族语言学”这一术语，严格说来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1950年）开始出现并流行起来的。它有特定的含义：既不指人类语言学中的一个分支“民族学派语言学”（ethno-linguistics，简称“民族语言学”）^①，也不完全等同于研究某一个民族或某一支亲属语言的学科，而是指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台港一些学者称为“非汉语语言学”或“非汉语研究”。

从研究对象的角度看，一般将语言学分为普通语言学和个别语言学两类。前者以全人类语言为研究对象，探讨人类语言的一般特点和规律，综合各种语言的研究成果，并指导个别语言的研究；后者则以某一语言或某一语系、语族的语言为研究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不应该有所谓“民族语言学”的。凡自然语言都属于一定民族，汉族是一个民族，汉语也就是一种民族语言。但由于社会、历史等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习惯用以偏代全的字眼“中国语言学”指称“汉语语言学”。在

① 为了与英语的专门术语 ethno-linguistics（民族学派语言学）相区别，汉语的“民族语言学”可译为英语的 ethnic linguistics。

高等院校里，学习和教授汉语言文学的系科叫“中国语言文学系”，简称“中文系”；学习和教授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系科叫“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简称“民语系”或“少语系”。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主办的以发表汉语文研究成果为主的学术刊物叫《中国语文》；民族研究所主办的以发表少数民族语文研究成果为主的刊物叫《民族语文》，与《中国语文》分工明确。正是在这种约定俗成的前提下，“民族语言学”实际上成了一般不包括汉语研究在内（汉藏系语言比较及汉民语对比研究除外）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简称。

民族语言学不是普通语言学，也不完全等同于严格意义上的个别语言学。中国已确立的 55 个少数民族使用着近百种独立的语言，这些语言的大多数分属汉藏、阿尔泰、南亚、南岛、印欧 5 大语系。^① 从个别语言学角度看，如果着眼于每一具体语言，就应该有近百种具体语言的语言学，如维吾尔语言学，载瓦语言学等等；如果着眼于亲属语言，则应该有汉藏语言学、阿尔泰语言学、苗瑶语言学、突厥语言学之类的学科。因此，这里所说的“民族语言学”既不特指某个具体少数民族语言的语言学，也不专指研究亲属语言的语言学，而是中国各少数民族语言学（包括有亲缘关系和没有亲缘关系）的一个总称。

由于“民族语言学”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它不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是中国特定条件下语言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它和汉语语言学一样，都是中国语言学的组成部分。因此，从这种意义上看，“民族语言学”实质上又属于个别语言学范畴，只是比一般所说的个别语

① 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本书如未特别说明，“汉藏语系”仍依旧说，即包括汉语、藏缅、苗瑶、壮侗（侗台）语族。

言学包括的范围更广而已。人们通常所说的“民族语言学家”实际上是研究某一种或者某几种具体民族语言的专家;“民族语言学界”是指研究中国各有关少数民族语言的学术界;“加强中国民族语言学的学科建设”,实际指加强中国各有关少数民族语言的学科建设,而并不是说具有总称意义的“民族语言学”本身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至于人们结合中国各少数民族语言的实际进行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上的总结和概括,那也是运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具体成果即个别语言学的成果来丰富和发展中国语言学或普通语言学。本书就是继拙著《中国民族语言学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1月)之后,在这方面的又一次尝试。

开篇释义,并非多此一举。因为迄今为止,我国部分语言学家仍不能正确理解在我国特定条件下“民族语言学”这一术语的内涵。比如有人认为,“民族语言学一般是指对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尤其在中国……如果把民族语言学的范围限制在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研究,那么,完全可以将民族语言学看作文化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因为除了研究的范围之外,在其他方面,如研究任务、目的、方法等,民族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基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把民族语言学的范围扩大到对任何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的研究,那么,这就与文化语言学、人类语言学几乎是异名同实了。不过,即使是对民族语言学作广义的理解,应该说它与文化语言学还是不能划等号。因为民族语言学总是以民族的异同为出发点,研究不同民族的语言与文化的特点。”^①

在这段话里,作者显然混淆了中国特定条件下的“民族语

① 邢福义主编《文化语言学》,36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10。

言学”与西方人类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中的“民族语言学”（ethno-linguistics）两个概念，^①从而错误地把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学理解为文化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其实，中国各少数民族语言都和汉语一样，如果从结构—语义的角度看，都可分为语音学、语法学、词汇学、语义学等分支学科；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历史比较法、词源考证法等都是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常用的方法；如果从跨学科的角度看，它可以有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语言民族学等独立的分支学科和边缘学科。因此，民族语言学与文化语言学在研究目的、对象、方法等方面既有相通或相同之处，也有明显的区别，而不是象上文作者所说“基本上是一致的”，“完全可以将民族语言学看作文化语言学的一个分支。”

如果说上引文作者由于对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情况不熟悉，而把中国特定条件下的“民族语言学”与西方人类语言学中的“民族语言学”混为一谈的话，那么，《当代跨学科语言学》^②一书则在有关章节中，不仅没有分清二者的区别，混淆了各自的内涵，误解了民族语言研究使用的方法，而且征引材料讹误不当之处亦不少。这不仅影响了读者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性质的认识，而且一些片面的看法和错误的例证如得不到及时纠正，将会贻误后学，带来不良后果。

① 其实在西方，人类语言学中的“民族语言学”的含义也十分含糊，它既被用于证明语言学对研究文化史的作用，也被用于对接待宾客礼节情况的研究，还被用于研究语言作为民族学调查研究工具的作用，沃尔夫等学者在研究习惯行为、思维与语言的关系时也用到这一术语。参见哈里·霍治《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载《当代人类学》，1955年；傅爱兰、李岚的汉文摘译载《民族译丛》，1991. 3。

② 卫志强《当代跨学科语言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

有人在行文中并没有简单地把汉语言学等同于中国语言学,但他们所说的少数民族语言,大多指传统谱系分类法中属于汉藏语系的少数民族语言。比如有人指出:“中国语言学期长期置于西方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之中。西方语言学是建立在印欧语言的基础之上的,而汉藏语言和印欧语言在许多方面大不相同。”“我们所反对的只是不要把现成的西方语言学理论,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语言的共性,盲目加以套用。这些理论还需要经过汉藏语言事实的检验。”^①这种论述如果不是专门针对汉语和汉藏系少数民族语言,同样有片面之处。因为在中国,除汉藏语系的少数民族语言外,还有数十种分别属于阿尔泰、南岛、南亚、印欧语系的语言和一些系属未定的语言。其中有些语言仅为中国所有,有些语言还有较悠久的传统文字和语言研究的历史。因此,如果不是使用约定俗成的说法,或没有作出必要的说明,那么,“中国语言学”理应包括汉语和所有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

二、民族语言学在中国语言学中的地位

中国语言学不仅包括汉语文研究,而且也包括少数民族语文研究;中国的语言学家不仅应该重视汉语文的研究,而且也应该重视少数民族语文的研究。然而,长期以来,语言学界除为数不多的汉语史及汉藏语比较语言学家程度不同地利用了一些属于汉藏语系和与汉藏语系有关的少数民族语言材料,或对其有过专门研究外,总起来说,对少数民族语文研究关注或重视不够。

这里所说的关注或重视不够,主要指对少数民族语文研究

① 游汝杰《文化语言学答疑》,《汉语学习》,1989. 3。

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汉语言学界，除屈指可数的学者外，一般人很少利用少数民族语文材料去探讨或检验汉语文研究中的问题或结论，更谈不上利用少数民族语文材料或研究成果去开拓语言研究的新领域。如果说对于知识结构或研究重点不同于民族语言学家的汉语言学家提出这样的要求过于苛刻的话，那么，在民族语言学界，下述认识就不能认为是正确的：由于历史的、社会的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一些人长期以来无形中形成了这样一种心态，即少数民族语文研究如果不纳入“主体语言”、“主体文化”的研究行列，就难免成为人们遗忘的“角落”，也就很难在理论上有所造诣，或很难做出有影响的成绩。

在这种心态影响下，一些人安于“跑龙套”，甘于当“配角”，其研究或仅仅停留在为汉语文或其他学科服务的层次上，或简单照搬汉语或其他语言研究的方法。一些人甚至错误地认为，语言理论是普通语言学家的事。在上述狭隘或错误观念的制约下，较长一段时间以来，在一些人看来，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搞清境内每种具体语言的基本情况搞清楚，然后在此基础上为每种语言找到它们在谱系分类中的位置。观念上的偏差必然导致行为上的偏狭。于是，一些人常常把本来主要属于自己研究范围的课题也推给或转让给其他学科，一些人在其学术研究中即便涉及语言理论问题，也多用少数民族语言的例证证实或说明普通语言学的原理。在民族语言学界，不少学者为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兢兢业业，终生献身于民族语文研究。但由于一些人研究的对象不是自己的母语，一些人则由于知识结构、理论素养等因素的制约，从整体上看，研究水平不算很高，上乘之作不多，缺乏理论上的建树和方法论的追求。随着语言学的发展及国内外语言研究的不断深入，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长此以往，不利于中国语言研究水平的提

高和学科的建设。

汉族是我国的主体民族,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汉语在国际交往中的地位也愈益重要;汉字又是世界上最早、最系统的文字体系之一,汉语文尤其是传统“小学”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到清朝乾嘉时期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因此,传统语文学作为“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成为一门“显学”。新中国成立后,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语文学精华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汉语文研究得到了长足进展。由于种种客观条件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中国语言学界重视汉语文的研究是自然的,汉语文研究取得比少数民族语文研究更多、更大的成就也是应该的。然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对发展中国语言学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和无可替代的作用。

从语言研究的对象上看,世界上的语言无论使用人数多少,只要它作为交际工具被人们使用,就必然有其结构和发展上的特点。而挖掘认识这些特点对于发展语言学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无论语言大小,对语言研究而言,它们都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忽略近百种少数民族语言而主要着力于汉语研究,无疑会直接影响中国语言学的发展。

就汉语研究本身而言。如果离开亲属语言的比较和语言类型的对比研究,汉语研究要想进一步深入和发展,必定遇到种种难以逾越的障碍。李方桂说得好:“将来大部分汉语历史问题,还得靠跟别的语言象西藏话、缅甸话,乃至境内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如彝语来比较,希望将来各种比较研究跟汉语的研究,能

够凑合到一块去，可以把各方面的问题美满解释”。^① 在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1980. 10. 12），吕叔湘在谈及中国和西方语言学传统的差异时曾精辟地指出：“西方的语言学传统可以说是广义的语法学为中心，十九世纪产生了历史比较语言学，二十世纪产生了一般性的语言学理论即所谓普通语言学，又有比较语音学。这些都跟多种语言的研究分不开的。中国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研究对象基本上局限于汉语。”^② 在论及汉语的特点时，有的学者曾一语破的地指出，仅就汉语立论，永远不要指望会发现汉语的特点。要想真正发现汉语与其他语言的相异之处，只有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掌握多种多样的语言。^③ 上述精到的论述都说明，缺乏多种语言的研究，是中国语言学进步缓慢的原因之一。事实正是如此，凡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并能将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结合起来的学者，总能在汉语研究领域中独树一帜，开辟一些新的研究方向或领域，如李方桂、罗常培、张琨、邢公畹等。

从语言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角度看。近代欧洲的语言研究取得了辉煌成就，其成就的取得与研究对象的不断扩大不无关系。欧洲“语言学史整个早期的转折点，就是以许多巨卷的多种语

① 李方桂在香港的讲演稿《中国上古音声母问题》，转引自严学窘《我国传统语言学的研究与继承》，载中国语言学会编《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

② 吕叔湘《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载中国语言学会编《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

③ 《第二届〈国外语言学〉编辑工作研讨会纪要》，陈平的发言，《国外语言学》，1989. 1。